

紅鼻象

一

夜裡，指針進一步，又退一步，時間一片模糊。我看見一頭大象騰空站著，幾乎要碰到許教官濕黏的後背。國際牌冷氣機轟隆隆地吹，我將眼睛眯成龜裂土上的一條縫，把牠夾在裡面。

一隻灰撲撲的成年大象，扇動著兩面扇子似的耳朵，不耐煩地驅逐夏至的熱氣。牠乾癟的身體上有張爬滿細紋的臉，不怎麼好看。但牠卷曲的長鼻子吸引了我。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象鼻，它是鮮紅色的，極其突兀、詭異又暴力。紅鼻子布滿皺紋，像一條又一條的溝渠，深到你會以為裡面有一個世界。而陌生的世界裡布滿泥沼，只要一踏上，就會深陷其中。

盯著摺痕裡的陷阱，我的呼吸越來越緊湊。也可能是許教官壓得我喘不過氣。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一、二……我無聲且規律地數著。長長皺皺的紅鼻子朝我伸過來，又收回去，像海浪一樣。我無法直視象鼻，也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未知的一切。我只能緊閉雙眼，卻仍感覺得到它赤裸地碰在我的嘴唇上。四周微弱的震動與空氣的漣漪，一波又一波，侵襲肌膚敏感的毛細孔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約莫是數到第六十四組的二的時候，我睜開了眼睛。紅鼻子不見了，水泥色的大象也消失了，就像從沒來過一樣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輕手輕腳地離開那張黏膩的床單，拿起腳邊的制服，一件、一件穿回去。而許教官疲憊地躺在雙人床的右邊，漸漸打起了呼嚕。

二

白天的時候，許教官就像所有教官一樣，站在校門口登記遲到的學生。他穿著陸軍灰綠色的短袖襯衫，挺直被皮帶勒緊的腰身，道貌岸然地將手交叉在胸前。那件軍服像被掛在尺寸不合的衣架上，鬆鬆垮垮的。許教官是學校裡少數沒有發福的中年男子。我低著頭看他擦得光亮的皮鞋，一邊記下自己的名字：「7:50，沈默。」我每天都在許教官的記錄簿寫下類似的句子，我有某種程度的睡眠障礙。然後，他都會遞給我一張小紙條，叮囑我回到教室再打開。

「17:45，B1。」我攤開紙條，他用了我的句子。但字跡方方正正，紙是從學生假單剪裁下來的。學校會在五點放學，而教學區最晚開放到五點半。許教官巡邏他負責的區域約莫要十五分鐘，這是他今天的排班。沒有意外的話，他會在

五點四十五分下班。他在向我報備嗎?也許不是。這只是包裝過的要脅。

五點的下課鐘一打，我就背起書包，走到美術教學館 B1 的停車場等他，假裝自己是要去牽車。他大概在五點五十分出現，從遠處打開車門的鎖，示意我藏進後座。於是，我把自己濃縮在一小格的腳踏墊裡。車子從陰暗的地底開了上去，曝曬在遲遲未落下的陽光中。我們一路經過操場、籃球場、活動中心，最後是校門口的警衛室。紛雜的耳語摩擦過車窗，但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，只有車上冷氣轟隆隆的聲響，吹得我雙手冰冷。車子停了，許教官把窗戶搖下來，向警衛室裡的人揮了揮手。許教官總是為我著想的。我把頭低得不能再低，因為坐在裡頭的老伯是我的父親。

車子在圓環繞了好幾圈，仔細地巡視周圍的動靜，一切不相干的人都得遠離。差不多巡邏完畢，許教官就把車停在路邊的停車格。而「愛悅」在圓環的邊上，和火車站同一條街。火車站離學校也不過五分鐘的距離，我們卻花了十五分鐘才到。

許教官要我先下去，並對我說：「一樣，二零四號房。」我神經兮兮地下車，快走到斜對角的愛悅，付了四百塊錢。二零四在二樓樓梯左側的最後一間，很陽春的格局和傢俱，一扇窗戶都沒有。雖然正值夏季，裡頭還是有些陰冷。一進到房裡，我便癱軟在床上，感覺自己成了《色，戒》裡的王佳芝。只不過我是真實世界裡的女學生，去不了珠寶店，只能躺在這又小又黑的破旅店裡。外面的世界真就像一齣匪諜戲，如此緊湊、刺激。我聽著國際牌冷氣機的噪音，拉開制服口袋的拉鍊，抓出一堆紙屑。「18:30，B1。」、「13:00，火車站。」、「6:00，圓環。」……一張接著另一張，像暗號，拼湊起來就能解謎。一切都有跡可循。天花板的霓虹燈一串接著另一串，紅的、藍的、綠的光打在我身上，像在掃描我的身體。我在手術台上，就要被支解了。閃爍的霓虹光令人暈眩，我等著光從燈管裡流出來，成一條河，然後淹沒我。我會溺死在這間房裡的。會有人發現我嗎?死因是什麼?他們大概不會猜到我是被溺死的，被光或是聲音。總有東西想淹沒我。如此的混亂、冷冽，讓人難以忍受。

許教官還沒進來，他改變主意了嗎?還是，他也在害怕什麼。我是要入虎口的羊，卻還得等待一隻猶豫的老虎。

牆上天藍色的壁紙鋪了開來，從門口一路延伸到床頭，又從床蔓延至浴室。浴室門邊，淺藍的底襯托著一只紅木圓時鐘，指針指向五點五十八分。不，準確來說是在五十八分與五十九分之間，進一步，又退一步……二零四號房就這麼被鎖在

五十八分與五十九分之間，沒有人會發現的。

三

「欸，我們這樣算在一起了嗎？」我一邊開口，一邊想著，為什麼人類總愛問些沒有解答的問題。

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許教官。作為晚輩，指名道姓總是不尊敬的。但在這張床上，難道我還得稱他為老師、教官？

「這世道哪那麼簡單，妳都這麼大了，應該明白的。」

許教官褪去那套不合身的軍服，赤裸著上半身。

「我就是不明白。」我有些賭氣了。

「在法律上，不能就是不能。」

床的另一邊陷了下去。

「那精神上呢？我就只是要一個說法。」

「嗯。現在這樣還不夠嗎？」

「就只是想問問而已。」

空氣變得很重、很重，凝結成一團壓在我的胸口上。我為什麼非得窮追不捨？其實我也不怎麼想知道答案，只是得跟那無形的什麼爭個勝負。似乎在許教官那裡得到一個名分，我的犧牲就有了理由。這是一場持久戰。許教官睜著眼，但什麼都沒再說。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指針還在五十八分與五十九分之間轉。

「我們也不用那麼常來。」我先開口了。

「好嘛，我都說是了。精神上我就是妳的了。」他將身子轉向我這邊，露出那半哄半騙的神情。

「沒有，我只是覺得這裡太貴。」

「人家不是都說『春宵一刻值千金』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裡一小時四百，很划算的！」

我笑了，他也跟著笑了起來。

他似乎興起了什麼念頭，也許是對於「春宵苦短」的頓悟，朝我撲了上來。

漲潮，退潮，又漲潮了……一道巨浪打在我身上，淹沒了我。我潛在那道浪裡，越潛越深，直到什麼聲音都沒有。沒有光，什麼都看不見。只有許教官消瘦的身子像刀刃，直往我身上割。

四

黑暗中，有道紅色的光，隨著海潮忽上忽下地浮動。牠捲起長長的鼻子，把我拉了上去。浮出海面時，牠已經消失了。牠會毀滅我的，但也只有牠能拯救我。

「我常常在這裡看到一隻大象。」我貼在許教官骨感的胸膛上。

「妳看到了？」

「你也知道？我以為只有我看得見。」

「我是看不見，但聽說這裡的老老闆養過一隻大象。想想也挺奇怪的，這裡也沒多大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.....就是些謠傳。有人說牠會出現在感到恐懼的人的面前，把鼻子變成那個人害怕的東西。」

「那牠的臉要長得有多奇怪啊？」

「一點邏輯都沒有。妳看到什麼了？」

「就是.....紅色的，皺皺的，總是挺起來。其實就是長鼻子。它看起來很脆弱，好像一碰就會受傷。但它又很強悍，直往我這邊來。」

「紅色的鼻子阿，妳怎麼連作夢都夢到這樣的東西。」他竟然笑了。

「不，不是夢，那絕對不是夢。」

如果是夢，就會醒來；如果是夢，我就不需要躲起來，因為也不會有人發現的。

五

每個人都被濃縮成一個名字，而我被濃縮成一個「女高中生」。無名的女高中生，負擔太多的秘密與猜疑。報紙刊登那天，許教官消失了。學校性平會的人先找上我，他們替我請了一個心理諮商師，和輔導室的不太一樣。心理師和我對坐在一個偌大的偵訊室裡，他試圖讓我說話。但我什麼都沒說，不知道能說些什麼。許教官說，他們不會懂的。而我知道，話不能亂說，雖然我真的想知道許教官怎麼了。

我並不同情他，因為我知道他的罪不在我的年紀或他的身分，而是他的背叛。那天放學，我坐在我媽的車上，從車窗看見許教官的灰色 Toyota 小轎車。他停在同樣的位置，三年級的學姐先下了車，急急忙忙地跑到愛悅的騎樓下，還穿著一身整齊的制服。我才發覺這世界真的是可怕，這樣都能被看見。我那時候真該

戴頂帽子。我想他也說了：「一樣，二零四。」她躺在和我一樣的位置，聽國際牌冷氣的噪音，看著天花板快要流出來的霓虹燈。不知道她有沒有發現那只時鐘，和那隻大象？我一點都不恨她。

我現在才明白法律是怎麼用的。法律用在許教官身上不是懲罰，而是庇護。在法律上，不能就是不能。他不能跟我在一起，又談何背叛？這一切都被合理化了，他是這麼想的吧。

好不真實。我是說，在新聞上看見自己，像成了主角。其實我也沒有出現，沒有我的名字，沒有我的臉，沒有人知道那個女高中生是誰。在電視上的是許教官，他穿著淺綠色軍服，陸軍的，和平常沒什麼不一樣。那第二顆鈕扣還是我替他縫上的。他們說，他要上法庭了。似乎大家都把他當作罪人，他犯了什麼罪？和我在一起的罪，或是背叛我的罪？我是受害者，他是加害者，他有罪。但大家都忘了，他們揭發了一個秘密。他們說他們沒有指名道姓，要保護當事人。請大家保護當事人。

我要被審判了嗎？因為事跡敗露。但我承擔了什麼任務？我是哪一邊的間諜？我犯了什麼罪？

我記得那個諮商師最後對我說：「不用害怕，我們會保護妳。」不，你們什麼都知道了。你們什麼都知道了，要怎麼保護我？

六

物理課本上的「真空」氣壓為零，我就在那樣的世界裡。張開嘴巴吶喊，卻沒有人聽得到。而他們的聲音，誰的聲音我也不清楚，都被隔絕了。世界就像一只偌大的真空玻璃瓶，人聲在擦過瓶面的瞬間消逝。很多人在我身邊走來走去，像一部接著一部播放的默片電影。他們瞅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然後走了。誰都走了，只有我爸媽把我藏了起來。

秋光沉甸甸地壓在樹梢上，空氣是澄淨的顏色。樹葉隨著枝幹在秋風中浮動，忽上忽下，地面一片晶瑩剔透。我在光與葉子的影之間跳格子，感受難得的愜意，得來不易的平靜。

暑假過了，我還是沒去上學。我爸媽說，我什麼都不必想。待在家裡，時間過了就會好了。但就像他們一直掛在嘴上的，女孩子總是比較吃虧。事情還是發生了。

不久之後，我上廁所時突然覺得有什麼不同了。沒有任何預兆，也許這就是

身體的直覺。我不再是我自己，我的身體裡有另外的東西，不確定是什麼。

我偷跑到離家最近的超商買「那個東西」，然後躲在公共廁所裡研究使用說明。像在做實驗一樣。我把那片紙撐開，變成了紙杯，謹慎地盛裝待驗的液體。接著，從盒子裡取出滴管，一滴、兩滴，將液體滴在試紙上。其實很容易，比我想像的更容易。鮮紅的水彩緩慢地暈染純白的畫布.....我眯著眼睛，靜靜地等待，像禱告那般莊嚴肅穆。一、二、三，時間到了。我又從盒子裡把那張使用說明拿了出來，上面有三張圖，我一張一張對答案。C 與 T 兩條線硬生生地染紅白紙，是陽性反應，研究目的達成。我把實驗用品全部裝回去盒子裡，用衛生紙包起來，丟進垃圾桶。其實沒有那麼晴天霹靂，我異常的冷靜。當下只有一個念頭，事情發生了，就要解決。

但要怎麼解決呢？我站在正午陽光明媚的公園裡，被北風吹得無地自容。我的腦袋是一片汪洋，只有那隻大象捲起牠長長的鼻子。阿，二零四，我得回去那個地方。

七

我感覺到一滴露珠徐緩地落在我身上，與我融為一體。我潛在露水裡，越潛越深.....那裡有一個世界，沒有聲音，只有我咕嚕、咕嚕地吐氣。我一直游，一直游，不能再待在這裡了。我太害怕，雖然不知道自己確切恐懼什麼。似乎只要我留在這裡，就會有什麼東西朝我襲來，砸得我粉身碎骨。我想逃得越遠越好，但我能逃到哪？女高中生沒有太多的選擇。

霓虹燈的光流了出來，把門縫、窗縫堵得死死的。我蜷縮在雙人床上，輕撫著許教官睡過的那顆枕頭。我想找他商量「那件事」，現在，只有他和我站在同一陣線上。誰都不能說，我只對他說，也許他有什麼好辦法。他不是罪人了，我們在同一條船上。至少，他懂得比我多，能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，留下來，或弄掉。一股氣憤的情緒湧上來，如果他們晚一點把許教官抓走，我現在就不會這麼無助了。紅的、藍的、綠的海浪衝了過來，快要淹到床上了，我該怎麼辦，該怎麼辦？

五點五十八分、五十九分.....六點、六點零一分、六點零二分.....二零四號房的鎖被轉開了。光的河流瞬間被蒸發，房裡一片黑暗。走廊上的白熾燈從門縫流了進來，我看見父親、母親和櫃檯的大叔，但我看不到他們的表情。我浮上了水面，該走了。我撐著彈簧床的一邊，坐了起來，雙腳踏在地上，準備走出那扇門。

一陣粗糙的觸感掃過我的後背，使我背脊發涼。我慢慢地轉過頭，是那頭大象。牠站在剛被我躺過而留下皺褶的床單上。我盯著牠的眼睛看，像兩個黑洞，沒有表情，似乎牠什麼都沒在想。牠又為什麼在這裡，出現在我面前？牠捲起長長的鼻子，離我好近。象鼻好紅、好紅，像被凍傷一樣。鼻子上布滿皺紋，好多縫隙。縫隙裡，好多個世界。我直直盯著那些世界，裡頭長滿一隻又一隻的眼睛。

那些尖銳的眼神，血絲自瞳孔放射狀散出，我偏過頭，緊緊地閉上雙眼。象鼻一來一回輕輕地撫摸我的後背，直到我父親重重地敲打木門。我真的該走了。我走出二零四，繞過陡峭的階梯，又穿過愛悅那扇斑駁的自動門。遲遲不落下的陽光曬在我的臉上，如此醒目。事跡又敗露了。而接下來該往哪裡走，我全然不知。